

《吶喊與回音》

中文系四年級
青山廢人

「言情」還是「載道」是自古以來文人經常思索的題目，主張「文以載道」的人，總認為文字的威力比想像中大，所盛載的哲理能夠穿透人心，影響世界。魯迅在《吶喊》的自序中也有類似的想法：「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魯迅看來，文學是「精神之藥」，能夠從內在改變人民的精神面貌。這樣看來，文學有改變人心、世界的力量，至少是足以成一家之言的說法。然而，我對此卻抱有十分大的疑問。

就我觀察，載道說理的文學作品通常有三個下場，第一種是得到世人贊同，第二種是受到批評和反對，第三種則是魯迅提過的「生人並無反應」，就這三個結果，我們可以思索一下三者多少程度上改變人心，影響世界。

首先，以得到世人認同的作品而言，它們似乎對人有最大的影響力，這些作品的流傳性往往很高，作者甚至會得到世人的歌頌，例如孔子、魯迅等。但他們的作品真的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本質嗎？也許真的可以，以孔子為例，當孔門學說成為入仕必讀的教材時，毫無疑問能對社會也必然構成一定的影響力，然而，這影響所盛載的不只是文史哲的力量，最重要的還是政治因素。孔子生於春秋時代，當時的儒家學說還未盛行，一直發展至漢代，因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把儒學定為國家選士標準，才得以影響中國近二千年。由此看來，儒家學術得以昌盛，政治因素遠比文史哲因素有更大影響。

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使是廣為大眾認同的文學作品亦沒有能改變人心的力量，以現代文學的佼佼者魯迅為例，魯迅的作品受到廣泛認可，被認為是批判舊中國社會價值的代表者，但書中提及中國人的愚弱和劣根性有改變過嗎？不敢說完全沒有，但改變真的不大，至少在小悅悅被輾死時，還有十八個「看客」見死不救。自民國時代以來，批評中國人劣根性的文學如恒河沙數，受到世間表揚的亦不計其數，但真正構成的影響似乎遠比想像中來得更少。在此看來，即使是受世人認同的作品，對世界的影響力似乎亦不算很深。

至於備受爭議、非議的文學作品又如何？這類文學作品所受的關注其實不輸於世人贊同之書，這類作品甚至更能引發大眾思考誰是誰非，它們未必是禁書之流，可能是一些態度偏激、古怪的作家寫成。例如米蘭昆德拉的作品便是如此，他彷彿如安坐於天庭角落的智者，對人間患者的舉動嘲笑、批評。姑勿論只對世情予以譏笑冷嘲是否正確的方式，就連他所嘲弄的對象愚昧與否，也成為爭議的題目，而他的最大對手，肯定是哈維爾。從米蘭昆德拉的《捷克的命運》和哈維爾的《捷克的命運？》開始，一直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書中的第五節，有關應否在特赦請願書上簽名的問題，二人的針鋒相對，亦吸引了不少的關注和回響。一系列論爭雖然未必能解決任何問題，但確實能導人思

考，在此，我們似乎找到了文學的一種特質——質問。

至於「生人並無反應」的文學，便是那種沒有人關注、石沉大海的文字。須知道，想要質問世界的人多如天上繁星，但實際能得到大眾關注的確只是滄海一粟，換個說法，魯迅雖稱自己的文學是「生人並無反應」，但大家都知道這只是謙詞。在世界上，想成為魯迅的人很多，但魯迅終歸還是只有一個。這種文字，真正從各種意義上都無法為世界帶來絲毫改變。通常出現這情況有兩種原因，一者寫得不夠好，二者千里馬尚欠一個伯樂，而前者佔了大多數。在文學對世界的意義這個問題上，這種文學討論價值甚低，因為它無法構成影響的原因不在文學的內在價值，而是個人能力與運氣的問題，在此便不深入討論。

回歸米蘭昆德拉與哈維爾的論爭，米蘭昆德拉雖然最後入籍於法國，但這也無法否定他對於出生地捷克的情感——不論愛或恨，至少沒有人會為一個沒有感情的國家寫下這麼多的文字。二人的論爭差不多斷斷續續地進行了二十多年，米蘭昆德拉總是抱着詩人的感性，認為最後主宰捷克命運的不是捷克人，亦不是共產黨，而是歷史本身控制了所有，他甚至認為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也是歷史玩弄，而對於捷克的抗爭者，他總是抱懷疑態度，認為他們是利用大眾的善意作舞台，滿足自己的表演慾，所作所為偽善而無用。相對於他的消極、懷疑思想，哈維爾來得積極、正面，除了主張無權力者亦應有權力外，他認同抗爭是展現公民勇氣的表現，即便政權沒有回應，亦能使局勢改變，是長遠的潛藏力量。一系列的爭辯展現了兩位作家的對政治和生命抱持兩種接近對立的立場。然而，二人的結局卻出奇地諷刺，米蘭昆德拉多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頂尖的文學家，但最後拯救了捷克的卻是哈維爾。更有趣的是，實際拯救捷克的並不是作為作家和劇作家的哈維爾，而是作為政治領袖、帶領人民走上街頭的哈維爾。面對此結果，不禁令人問道：「文學於世有何意義？」

也許有人會認為文學的間接影響，在每一場思潮所引發的革命亦應記一功。這種說法不無道理，文學畢竟還是作為催化劑，間接地促成了社會的改變。在我的看法，文學的威力不如前人說得這麼偉大，文學和藝術只能提出問題本身和答案所有的可能性，並不能成為答案本身。人存活於天地之間，必然會遇到各種難題，而文學本身並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只能引起我們關注到問題背後的本質，到最後，我們還是要依靠實在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最後，回應魯迅《吶喊》自序，文學似乎無法成為「精神之藥」，也許只能變成一個「診症器」，悄悄地引領我們走近病因，亦只此而已。